

《当代新疆》丛书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顾问委员会  
《当代新疆》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 新疆纪事

新疆人民出版社

《当代新疆》丛书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顾问委员会

《当代新疆》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 新疆记事

新疆人民出版社

# 新疆纪事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顾问委员会  
《当代新疆》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排版

新疆乌苏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25插页 200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70

ISBN7-228-01156-2/K·97 定价：4.30元

## 编 者 的 话

《新疆纪事》是《当代新疆》丛书中的一种，书中收集的文章，大部分是曾经在新疆工作过或正在工作的党、政、军领导同志以及其他方面代表人物们所写的。这些文章均系作者们的亲身经历，内容丰富，纪事翔实，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新疆和平解放和各族团结一致、艰难创业、开发和建设新新疆的历史过程，因而对于修史和编志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它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同样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编辑此书的过程中，许多革命老同志曾经对我们进行了大力的支持与帮助。邱良久、袁文燕同志负责进行了全书的组稿工作；袁文燕同志对所有的文稿进行了加工润色；张德润同志参加了审定。对于支持帮助我们的老同志和为此书的问世而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同志，我们一并在 此表示感谢。

本书是《新疆纪事》的第一集，我们计划以后还要出版其他各集。希望通过《新疆纪事》的陆续出版来

推动回忆录的写作、繁荣和发展。为此我们还希望更多的革命老同志能积极投身到这项事业中来，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世，为后来者正确了解新疆的解放、开发、建设历程而做贡献。

编 者  
1989年4月



陶峙岳

**作者简介** 湖南省宁乡县人。1891年出生，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国民党军队中历任团长、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1949年9月25日率部通电起义，为和平解放新疆，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后，历任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自治区二届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第三、四、五届常委，第六届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第四、五届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国家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1988年12月26日病逝于湖南长沙，终年97岁。

## 目

## 录

- 春风度玉关 ..... 陶峙岳 ( 1 )
- 百废初兴的年代 ..... 张希钦 ( 21 )
- 昨天的进军 ..... 刘发秀 ( 33 )
- 万事开头难 ..... 刘子谟 ( 45 )
- 天山脚下新抗大 ..... 李静轩 ( 53 )
- 龟兹日月换新天 ..... 贺劲南 ( 65 )
- 初建中苏贸易口岸的回忆 ..... 张义德 ( 79 )
- 新疆钢铁工业的诞生 ..... 张 劲 ( 87 )
- 铁马奔驰走边塞 ..... 孙 杰 ( 95 )
- 外国间谍在新疆的末日 ..... 李光清 ( 105 )
- 南疆琐忆 ..... 穆 康 ( 121 )
- 我与新疆大学 ..... 张东月 ( 137 )
- 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初创时期 ..... 巩 克 ( 149 )
- 特殊使命 ..... 张奎魁 ( 155 )

一生的幸事 .....阿不都沙拉木·阿巴索夫（167）

人民剧场修建记 .....乔 懋（175）

到帕米尔高原去当兵 .....朱家胜（179）

藏北高原阿里纪行 .....任 晨（89）

为了蘑菇云早日升起 .....南乾道（201）

写在油田的创业史诗 .....王照明（209）

往事的回忆 .....骆 岚（219）

我的心永远年青 .....康巴尔汗（237）

延安——新疆 .....谢 良（245）

# 春风度玉关

陶峙岳

## 起义之后

我第一次在1946年随张治中将军入疆，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后曾一度离疆，在兰州以副长官衔代张治中将军主持西北长官公署。1948年8月再度入疆，仍任新疆警备总司令。这时，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

经过长期酝酿和准备，其间还经过了许多的周折，终于在1949年9月25日由我领衔发出了起义通电，宣布新疆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从此新疆获得解放。9月28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慰勉，我更感到无比兴奋，激动之情为平生所未有。

关于解放以前的新疆情况以及和平起义的经过情形，我另有文字记叙；这里，就从起义之后说起。

新疆虽已易帜，但解放大军尚未入疆，局势仍处在非常混乱和动荡之中。入夜，时闻零星枪声，有时是向我在东门外的住宅射击。我令副官张全有设法抓捕开枪者，但未抓获。局势令人隐忧在抱——因为对起义部队的掌握，地方秩序的维

持，都没有较大的把握。它好象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使我终日惶惶不安，生怕出乱子。起义之次日我曾致电兰州彭德怀副总司令，请求迅速派解放军入疆。从9月28日，我连日间到各部队，召集官兵讲话，向他们说明起义的种种理由，以期安定军心。首先，召集驻在老满城的骑一师一七九旅排长以上的军官作形势分析报告，使他们消除顾虑。

有一天，我到玛纳斯县城准备对起义官兵讲话。当时官兵思想混乱，纪律很难维持。有的人对起义有抵触，甚至采取过激行动，弄得会场纷纷扰扰，一个士兵把麦克风也砸烂了。手下人看到这种情况，怕出问题，劝我赶快离开，不要讲话了。我想，事到临头，只有力持镇静，越怕越会出问题。我决定以自己的精神去感召他们。我从容走进会场，请大家安定下来，并拍着胸脯说：“谁要开枪，就向这里打吧！”这一来，大家终于安静下来，听完我一番苦口婆心的讲话。会后，手下人又劝我离开这不测之地。我以为高级指挥官的镇定自若，对安定军心是有益的，乃决定当晚在县城歇宿。晚上，我的警卫员发现不少士兵在窗外偷看我的动静，大概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吧！

尽管我连日做了大量的宣慰工作，但新疆地域辽阔，部队驻地分散，力不从心，一时不可能面面俱到。骚乱事件终于未能避免，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9月27日深夜，驻哈密起义部队的一七八旅五三三团部分官兵在特务分子和反动军官煽动下，抢劫哈密银行、商店，并到处纵火，全城枪炮声大作，居民惶恐万分。直到天明，骚乱始见平息。

28日，驻呼图壁之一七九旅五三六团连长刘少农，因反对起义，枪杀营长李明海，裹胁部分士兵向迪化方向流窜。师部派骑兵追随劝阻，晓以大义，乱兵才返回营地。

10月的一天。六十五旅驻库车骑兵团副团长郭璧田煽动该

团部分官兵抢劫银行，到处纵火。其他部队的一些士兵也参与了抢劫。骚乱者还劫走老百姓的大批马匹。在抢劫县长丁立南家时，一副班长还强奸了丁妻。后来，旅部派员处理，将抢劫的马匹财物归还原主。我总部军法处将强奸犯处以极刑，以平民愤，整饬军纪。

随后，该旅驻吐鲁番的一九四团营长李先锋，用汽车把两个连拉到库米什一带，企图逃跑。经驻焉耆的一二八旅王守益营堵击，大部分官兵返回驻地，李先锋在库米什被捕。

10月某日，当入疆解放军进抵鄯善时，驻军一四九团部分官兵把迎接解放军的维吾尔族县长打死，并架起机枪，妄图阻击解放军，结果被解放军缴械。解放军首长把情况向该旅长李祖唐做了解释说明，并把缴获的武器交还。

与哈密等地的骚乱遥相呼应，迪化市的帮会头子刘香圃、刘光华、尚××等，也勾结军队里的黑帮分子，开堂放票（注：一种帮会活动），气氛之紧张，似随时有骚乱的可能。当时维持治安者，仅有警备总部直属的由欧阳愚山副团长兼任营长的警三营，以及文升乔所率领的军官训练班学员数百人。他们提心吊胆，日夜巡逻。后我又从骑一师抽调一个营进城，名为修路，暗中戒备。直到10月下旬，王震兵团先头部队战车团进驻迪化，接管了迪化市的防务，我们才稍稍安下心来。

鉴于不断地发生骚乱事件，新疆局势极不稳定，我感到关系重大，于宣布起义后第10天，即赴酒泉会见彭德怀副总司令和王震司令员。会见情况下文专作叙述。当时我接受了彭总和王司令员的指示，立即返回迪化，从各方面展开工作，进一步安定军心民心，安定社会秩序。

10中旬，我发布了《告全疆将士书》。在这个长篇文章中，针对官兵中当时存在的许多糊涂观念，用通俗的文字，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有关起义的大是大非问题。并从分析形势入

手，说明事关全体官兵的切身利益，以提高和巩固全疆将士对起义之举的认识。我还在文告中提出了三项具体要求，即：第一，严守岗位，遵守纪律；第二，免除恐惧心理，改变态度；第三，和人民解放军合作，向人民解放军学习。

我在发布《告全疆将士书》的同时，派出一个宣慰组，以总部高级参谋李朝弼为组长，前往南疆一带协助各部队进行宣传工作。主要是向部队宣讲《告全疆将士书》，讲说起义的重大意义和有关政策。我自己也亲往北疆各部队讲话，以稳定军心。

为了及时处理各地发生的骚乱事件，我派总部检察课长刘尊贤组织军法组，并授以处理全权，到各出事地点，深入调查核实，根据情节轻重，予以适当处理。对被裹胁的官兵，进行教育；对带头闹事的抢劫纵火犯，则从严处理，以平民愤而肃军纪。

在上述骚乱事件中，以哈密抢劫银行库存黄金万余两一案为最大。参与叛乱抢劫的武装分子约有一个团之众。军法组对此叛乱抢劫案，通过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基本上追回了被劫财物，肇事祸首及重要罪犯也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另外，我们还派刘敦为救济组长，携带钱财被服等物资到各灾区去，对那些因遭抢劫房屋被烧、无家可归、生活困难的老百姓进行救济赔偿。凡能追回的财物，一一收缴退回原主，从而使受害老百姓生活能安定下来，挽回了起义部队的声誉。

当时在新疆的特务分子不少。一部分是总部第二处的工作人员，一部分是特务机关迪化保密站的，另外不少是从兰州、西宁等地逃到新疆来的。这些人平日为非作歹，危害人民，一般多犯有严重罪行。因此，他们顾虑很多，情绪不安。我恐怕他们铤而走险，制造事端，乃断然处置——对总部和保密站的特务，派高级参谋银豫章负责收容，严加管制，限制其行动自由。对外地逃来和企图外逃的特务，电令各边卡部队哨所严格

盘查扣留。这些被扣留在喀什的人，后来都送交人民解放军第二军联络部审查学习。其中罪大恶极者在镇压反革命时被镇压，大多数人经过审查学习改造，弃旧图新，后来参加了生产建设。

经过上述种种努力，总算维持到解放大军进驻新疆，我才算松了一口气，觉得有了依靠，心里踏实了下来。

## 酒泉会晤

原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中的有识之士，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冲破重重险阻，终于使全国六分之一的土地获得和平解放，人民避免了一场自相残杀的灾难。但是，人心尚未统一，局势还不稳定，急需解放军的支持。而我们投向人民后，许多事情需要改弦更张。这些问题促使我迅速入关去找解放军领导人汇报，以求得帮助。

10月5日，我偕郝家俊驶赴酒泉。7日，在酒泉会见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和王震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一见面就非常诚恳地对我说：“陶将军，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不要有什么顾虑，继续大胆工作，把部队带好。”王震将军也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他们无拘无束，像对待老同事老朋友一样与我亲切交谈，向我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全国革命形势胜利发展的情况，畅谈了新中国无限美好的前景。他们所谈的内容，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增长了我的知识，鼓舞了我的革命斗志。他们也认真倾听了我对新疆复杂形势的汇报，垂询备至。

我在酒泉呆了三天，除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容，目睹了解放军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外，对于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的工作、生活等方面，也作了细心观察。所见所闻，使我深受感

动。三天三夜之间，我和彭总、王震司令员谈的问题很广泛，现在不能一一记述。记得主要谈了关于起义部队的整编和改造问题，派解放军入疆和在新疆组建军政委员会等问题。10月，我们赶回迪化，筹调车辆迎接解放军入疆。

我与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初次接触，给我以极良好而深刻的印象。特别令我惊异而感激的是，在我通电起义之前，彭总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的家属还寄寓在重庆，即指示入川部队注意保护。那时，我的家属子女因战事迫近，已匿居到乡下去了。但解放军有关部门仍然把我一家找到了。事隔35年了，彭总虽遭受“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迫害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但他的崇高品德却令人永远不能忘怀。

解放军第一兵团的先头部队于10月下旬进入迪化后，兵团大部队在王震将军指挥下陆续入疆。我曾有《迎王震将军入疆》诗云：

将军谈笑指天山，  
便引春风度玉关。  
绝漠红旗招展处，  
壶浆相迓尽开颜。

赞颂解放军军威之盛和王震将军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也反映了塞外军民欢迎解放大军的热烈情景。

在酒泉停留期间，王震将军曾和我详细商谈过对起义部队接收改编的办法：即按实际人数，有一团即编一团，以编足为准。王震率大军入疆后，即按原定计划着手改编。12月，彭总也偕张治中将军到迪化，就部队整编和地方政事，作了商讨和部署，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并报请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

## 二十二兵团成立

1949年12月13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在迪化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和起义部队高级将领会议上，指示由一兵团抽调干部到起义部队担任各级领导。根据彭总指示的精神，决定由一兵团老部队的每一个师负责配备起义部队一个师的政治干部。12月19日，起义部队开始集中改编，新疆军区也于次日发布了二十二兵团政治处以上干部的任命。在此同时，我也发布了《为整编部队告起义将士书》，要求全体起义官兵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军事制度一章中的精神，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统率之下，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并强调指出：一、部队实行合理编并；二、人事做公正合理调整；三、政治工作制度要确实建立；四、劳动生产要尽力参加。

1949年12月30日，在迪化召开大会，宣布二十二兵团正式成立：

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政治委员王震（兼），副司令员赵锡光，副政治委员饶正锡，参谋长陶晋初，政治部主任李铨。

兵团下属第九军军长赵锡光（兼），政治委员张仲瀚；二十五师师长刘振峙，政委贺振新；二十六师师长罗汝正，政委王季龙；二十七师师长陈俊，政委龙炳初；骑七师师长韩有文，政委余春山；骑八师师长马平林，政委张献奎。

参谋长陶晋初在兵团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代表全体官兵表示：“必须从实质上改造过来，变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他的发言受到一兵团到会同志的好评。

新疆之所以获得和平解放，主要是因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节

节胜利,南京政府的迅速崩溃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所致。此外,也有其他一些重要原因:一是新疆的特殊地理条件。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军队缺乏补给和装备,进不能战,退不能守;一是张治中将军入疆之后,坚决执行和平、民主、团结的政策,播下了和平的种子。国共和谈破裂后,张将军仍继续为和平解放新疆而努力,经常与刘孟纯同志保持联系。并通过邓力群同志带来电报,转达毛主席的指示,嘱我迅即采取行动。后来我写给张将军的组诗中,有“京华传德意,人心识所归”之句,即指此。事实说明新疆的和平起义局面,是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某些客观条件所造成的。至于我个人,只是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迷途知返,借赎前愆,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而党却对我十分信任,给予崇高的荣誉和地位,使我愧感交萦。

二十二兵团的成立,使所有起义人员均得到妥善安置,人心大为振奋。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后,3个月欠发新疆部队薪饷,这笔欠饷也由解放军核算全部补发。这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事。

## 会见毛主席

第二十二兵团成立不久,即1950年2月间,我曾赴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并请示机宜。新的道路、新的工作和新的环境,使我的心情既感到愉快和兴奋,又感到紧张和激动。一切都是新的,需要我从头学起。

当时,我对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是陌生的。在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歪曲宣传下,个人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一点影响和产生一些错觉。但是,百闻不如一见。在酒泉见到彭总和

王震将军时，两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形象，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入京，我所见到的中央领导人，无不是热情接待我，使我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荣幸。

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我时，与我亲切握手交谈，态度极其诚恳和平易近人。这不由使我想起1930年蒋介石在蚌埠火车上接见我的情景。他只是略一点头，鼻子里哼哼而已。那不可一世的骄横，与毛主席的谦逊成为鲜明的对照。

我向毛主席简明扼要地汇报了新疆的工作情况。他认真地倾听了我的发言，并频频点头表示满意。对于新疆问题，毛主席大致作了如下的指示：一、改造起义部队，使他们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二、指出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必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三、积极建设祖国边疆和保卫边疆。毛主席的指示，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要改造旧部队，要达到民族团结共同建设祖国边疆的目的，首先必须从我自己做起，要以身作则，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否则，自己就会跟不上形势。

会见后，毛主席留我共进晚餐。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席间并无山珍海味，只有几盘湖南家乡口味的菜肴，甚为俭约。他好象对待老朋友一样，和我边吃边谈，垂询备至。饭后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毛主席毫无倦容。我们谈话的内容涉及甚广，从国家大事谈到我的家庭情况。

使我记忆犹新的是，毛主席极为关心我的思想进步，他诚恳地勉励我说：“要好好学习，自我改造，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关，现你已过去了，过得很好。第二关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

对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我当时并不完全理解。特别是所谓社会主义关，究应如何理解？我又不便提出询问。但当时有一